

# “Playful Objects” and the Ethics of Co-existence

Chen Haoran<sup>1\*</sup>

<sup>1</sup>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chenhaoran@vip.126.com

## ABSTRACT

Facing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cological crisis, deep ecology advocates an eco-centered position to cultivate a sense of intimate coexistence; however, it is often questioned because of overshooting tendency. The key to correct the ecological situation is to present a further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b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evolving stages of objects in the ecological world extended all the way from Levinas's "alterity", to Derrida's "arrivant" and arrived at Morton's "Strange Strangers". On this basis, it demonstrates the playful feature shared among Objects, which brings a chance to reconsider the logics of coexistence among human, animals and universal beings.

**Keywords:** playful objects; alterity; arrivant; strangers; co-existence

## “游戏的物”与共存伦理

陈浩然<sup>1, a</sup>

<sup>1</sup>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 北京, 中国

<sup>a</sup>chenhaoran@vip.126.com

### 摘要

面对当前频发的生态危机, 深层生态学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去培养亲密的共存关系, 然而因矫枉过正的趋势, 频繁遭到学者质疑。处理好存在物之间的关系, 才是正确面对生态现状的关键。本文从列维纳斯的“他者”、德里达的“到达者”以及莫顿的“陌生者”这三个阶段梳理了生态存在物的演变过程, 并论证了存在物之间的“游戏”特征, 这为重新思考人、动物以及普遍存在物的共存逻辑带来了机遇。

**关键词:** 游戏的物; 他者; 到达者; 陌生者; 共存

### 1. 前言

自从崇尚技术之风以来, 人通常以征服自然的姿态去认知世界。殊不知, 这种探索往往以过度索取自然资源而收场。在频繁爆发的生态危机面前, 很多生态批评家开始探索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在这类怀抱梦想的先驱者中, 深层生态学者提倡生态中心主义, 并宣称人类不再是可以支配和认知其它物的主宰, 而是与其他生物一样, 都拥有平等的主体性和内在价值。作为深层生态学代表人物, 阿恩·奈斯 (Arne Naess) 指出“地球上的所有物种, 包括人类和非人类, 它们的幸福和繁荣都有其自身内在价值的, 人类没有权力破坏物种的丰富和多样性” [1]。这种打压人类中心论的基调看似即为合理, 然而, 深层生态学者往往矫枉过正, 将“在那里的自然”危机看作是是人类中心思想造成的结果, 继而将人类活动看作是有机整体内有毒部分, 最终造成集权生态主义和反人类论调。当深度压制人类中心的同时, 深层生态学派实则是在建构空中楼

阁。这些提倡生态中心主义的口号一旦付诸行动, 就会在行动力的把控上产生问题, 稍不留神就沦为反人类之流, 透露出一种过激的趋势。此时, 我们会发现被囚禁在两种极端的立场中: 或是彻底放弃中心地位, 继而与自然深度融合, 或是彻底维护中心地位, 进而强调自身与众不同的、彻底的陌生者的定位。遗憾的是, 两种立场都无法逃离幼稚之嫌。人与其他非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 才可以在绝对亲密的伙伴关系和彻底陌生的关系之间寻求一种共存之路? 这才是生态伦理批评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美国当代哲学家蒂莫西·莫顿 (Timothy Morton) 的“陌生的陌生者”是一种建立在列维纳斯、德里达伦理观基础之上的生态伦理观, 其目的在于思考以“物”形式存在的陌生物。与这些存在物相遇时, 人们无法完全认知、理解和归纳其本质。因此, 对“陌生者”身份的思考有助于了解这些陌生的存在物, 进而促使人类尊重“物”本身的面目, 并重新思考人类的自我定位问题。

## 2. 陌生者的诞生

莫顿的思想是思想上的变革,更是伦理上的觉醒。他的“陌生者”与解构主义关系密切。正如解构主义中符号在文本中的能指和所指存在的延异和任意性特征,作为“陌生者”的个体就是生态世界中的彼此陌生的存在者,即物自体而已。这个概念从解构批评中汲取了养分,因此通过梳理二者之间的渊源,可以看出解构主义中文本中符号之间的任意性关系。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在《环境批评中的解构转向》一文中指出:“当采纳德里达的观点时,莫顿对文本性的论述是最具思索性的。他对生态中符号的关注比此处提及的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深刻。”[2]莫顿也强调解构批评在思考共存逻辑时的重要性:“如果生态批评能够与解构主义保持开放和诚恳的关系,就会发现解构主义更多是朋友,而不是敌人。”[3]可以说“陌生者”是当代生态批评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伴随解构主义发展起来的一股生态伦理转向。

在生态批评范畴下,追溯“物”与解构主义之间的渊源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生态存在物本身,进而可以更好地探索生态存在物之间的合理关系。解构主义用索绪尔的符号学解释文本和其他文本的关系,即符号与符号以复杂的隐藏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对于这种关系,莫顿指出:“一个符号的存在意味着与其他符号有差异性的共存。”[4]互为他者的“物”与解构主义的“符号”都在表达同一种概念:“物”的陌生性体现在敞开与停滞之间具有讽喻意味的缺口,这也就是莫顿所指出的“二百年前现代社会初期的人类纪就持续存在着存在之物和存在物表象之间的缺口。”[5]由于缺口的存在,就无法真正认知到物的本质。

鉴于“物”拥有无法彻底被对象了解的特征,它们以陌生者的角色参与到整个环境文本之中。在这种彼此陌生的局面下,存在物之间彼此之间无法真正地了解和掌握对方。由此可见,陌生者是任意的符号,是认识论上陌生的存在物。

## 3. 解体的客体

在传统的主客体对立模式下,主体与客体处于对立的结构中。然而,这种对立更像是人为建构的格局,主客体关系随时在辩证的思维下瓦解。后结构主义蓝图下的生态网格展示的是物(元素)与物之间的共存关系。传统上将人看作主体、以主体为基点认知世界的“主体-客体”认识论成为庞大的“物间性”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衍生的“陌生者”具有强烈的伦理意义。

### 3.1. 列维纳斯与“他者”

列维纳斯的“他者”是作为人的他者。列维纳斯认为这种本体类型忽略了他者也是独立的存在物,因此粗暴地在不尊重他者的条件下从主体的立场做出决定必然是一种狭隘的、自我意识极强的暴力行为。列维纳斯对这些他者的感触极深,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列维纳斯是他者伦理的践行者。他的犹太身份导致他不得不奔走于多个国家之间,过着漂泊的生活。”[6]本身就感到自己属于他者行列的列维纳斯提出了具有“异质”特征的他者。与以往本体论中肆意化约存在物的霸道主体不同,列维纳斯观点中的他者无法被这种“主体”彻底掌握和认知,这种他者“必须是一个在我之外的绝对他者,也即一个不同于自我的异质性他者,否则,面对他者又变成了面对自我,变成了自我的反思,而这也就是存在论哲学所犯下的致命错误。”列维纳斯的贡献在于揭露西方哲学中的同一化本质,并肯定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自我的他者存在于自我之外,可以说他结束了自鸣得意的自我意识,并将他者带回到一种伦理关系中。

列维纳斯利用眼前对话者的“面孔”传达自我与他者之间联系的伦理关系,进而肯定差异性、对抗总体性。这种针对他者的伦理关系以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对话、相遇为前提,只有承担了对他者的责任,自我才能够建构主体。在这种选择性极强的思维范式下,我们因个体差异无法保证绝对的遵对他者的尊重,因此很容易再次卷入将他者同一化的循环之中,进而重蹈对他者宣战的覆辙。在生态世界中,我们虽然有可能看到眼前的獾、狐狸的脸,并将其当做他者看待,践行一种非同一般化的责任观,然而试想眼前是一群蚂蚁,或者一窝未孵出来卵时,这种他者伦理则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 3.2. 德里达与“到达者”

列维纳斯的“他者”责任观在德里达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德里达具有他者性的到达者不仅指代人,也包括神性的动物。当列维纳斯提醒我们“遇到他者最佳的方式就是连他眼睛的颜色都不去留意”时[7],他所谓的他者是一个人,一位邻居,或同族的亲属。对于德里达而言,这无异于是一种动物行为:“如果人只对人好客,那就像动物一样,”德里达指出:“为了实现人道,人需要对他者好客,这不仅仅包括与我们相似的同类。”[8]在与猫的对视中,浴室中裸体的德里达反思了他者的存在:“动物一直在看我们,什么动物?他者。”[9]正如唐娜·哈拉维所言,“如果一切运行良好,非人类生物可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者。”[10]出于体现人性的目的,德里达的“他者”同时也指向动物:“在任何决定、期待和认同出现之前,不管这是不是外国人、移民、邀请的客人或突然来访的游客,不管

这种新的到达来自于另外一个国家，这些新的到达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或者神圣之物，我们都要对显现的人或物表示欢迎。”[11]由此可见，如果动物属于他者范畴，那么这种动物多少与神圣有关系，这种具有神性的他者动物为他者伦理洒下浓厚的宗教色彩。德里达曾在《论好客》中指出：“如果你不公正对待动物，那么你也在排除神。”这里具有神性的动物与圣经有关，在《德里达与好客》中，斯蒂尔为此继续解释道：“德里达提到的动物与执行上帝命令的诺亚有关。直到和平归来的日子，那种好客体现在为方舟上的动物提供庇护上。”由此可见，与列维纳斯相比，德里达对他者的理解有了进一步拓展。

德里达从范围和涵义上都为思考他者伦理提供了契机。首先，动物的他者性表现出一种神秘性。在与猫的对视中，德里达肯定了作为他者的动物具有一种神秘性特征，在《动物故我在》中称：“当我的猫玩耍时，谁能确定她把我更当做消遣的对象？”这种追问为我们思考动物的他者地位提供了契机；此外，德里达指出“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哲学传统就是拒绝承认动物拥有语言、理性等功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动物的平反。然而，如果从生态哲学来看，似乎德里达也迷恋于从培养人道角度去欢迎非人的动物，这体现出一种主动性特征；此外，当他把动物看做与神性特征相连的生物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神性实质上是非人生物普遍存在的神秘性特征，而非必然与神产生联系的宗教情怀。

### 3.3. 莫顿与“陌生者”

我们常常将动物比作被压抑的他者，随后就以救世主的姿态要求释放动物、给予动物平等权利，这种姿态太过于激进和仓促，如我们应如罗曼一样，首先承认动物的他者性：“本质来看，动物与我们相似，但又如此不同：一位拥有自己视角的活物，然而又是能够带来足够他异性的存在。”[12]面对这种充满陌生性的他者，同是陌生者的自我应如何应对？这涉及一种基于“陌生者”的共存伦理。

莫顿从列维纳斯和德里达的他者观汲取灵感，也深入地探讨了他者这个概念。为了更好诠释这种关系，莫顿从“陌生者”这个概念来指代存在者。这里的存在者属于列维纳斯、德里达的传统，是对这种对象的完善和拓展。莫顿明确指出德里达对自己的影响：“生态存在物无论在何种规模上都是陌生的，它们展示出德里达所谓的‘到达者’特征。莫顿在《作为文本的生态，作为生态的文本》一文中肯定德里达对这种“陌生者”的影响：“德里达的到达者打开了无限的他者领域，具有亲密地停在这里的他者性。”他在《思考生态》中也指出：“德里达的到达者（arrivant）与近距离看网格时的理论最为贴切。我们无法预测到达者，他的到达完全令人

出乎意料。”[13]莫顿所谓的“陌生的陌生者”是一种幽灵式的存在者，就是德里达作品中的到达者。人无法预测这种实体是否到达，其本质是不可思议和深不可测的：“它很熟悉，但也很奇怪，严格上讲，就是弗洛伊德式的神秘感。在地球上，每种生命形式都具有这种特性。”[14]自我、非我、非生命都包括在内，陌生者一直处于分散、移位，从不具有同一性，却总是充满了缺席和异质性。

## 4. 物的共存

生态网格中隐藏着基于物间性上的伦理思想。物与物在共存中存在一种人类无法捉摸的关系，即使我们认为已经彻底了解一种物，这种认识也仅仅局限于主观的判断之上，而且我们越是仔细探究，就越发现这种认知的荒谬。生态世界在运作时，栖居于其中的“物”经常带来出其不意的变化，从而扰乱我们的计划，造成带来人类的期待与自然表现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将任何一种改变看作是良性的发展，那就是一种浪漫的幻想。

生态网格中嘈杂的、彼此陌生的物们组成物的群体，群体之间在各种意外中经历着碰撞和角力。对待陌生者的态度就成为整个生态伦理的核心。如果在这个自然中“物”本身具有规避性，那么唯有恪守对陌生者的“敬畏感”，才能最大程度实现一种良性的共存逻辑。“敬畏”来自德文“Ehrfurcht”，它蕴含面对一种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产生的敬畏或谦卑意识。

思考自我利益总会比无私思考他者利益更容易让人接受，当自我在无数无法剥离的陌生者周围面临着监视、凝视，甚至谋杀的可能性时，唯有随时使自我保持敬畏的距离感，才能在警惕的状态中维持一种陌生者之间的共同体关系。生态批评家特里·吉福德（Terry Gilford）主张敬畏生命。在《田园诗》中，吉福德揭示了田园主义背后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提出后田园世界中的重要特征，其中就包括谦卑的敬畏之心，他指出：“后田园文学的基础是对自然世界的敬畏。”[15]在专著《与非人的团结》中，莫顿提出了“神秘”（numinous）这个意指令人敬畏而又令人向往的概念，他认为“神秘具有迷人的和巨大的品质，能够引起恐惧，激发敬畏感。”[16]既“敬重”又“畏惧”的局面下，被挤压在陌生者之中的自我无法彻底掌握这个世界，包括捉摸不定的以物自体形式出现的陌生者，以及让陌生者无法彻底了解自我，在不确定的意义中，自我才会被压制在一种沉重的畏惧感之中，实现自我保护和尊重陌生者的目的。

## 5. 结语

在生态学复魅的背景下，莫顿主张生态世界中每种存在物都具有无法穿透的陌生性。单凭这一主张看，似乎黑暗生态观带有复魅的嫌疑。然而，与以往宣传的不可知论不同，莫顿却并不排斥现代科学和哲学，而是从科学和哲学基础上找到并承认某种神奇的特征，这才是其价值所在。”[17]这不是从二元对立角度观看的人对自然的剥削、亦不是深层生态倡导的人与自然不切实际的整体性融合思路，而是诠释了人与非人之间一种被动的他者与他者的关系。

陌生者走出了人类群体的限制，是跨民族、跨物种的聚合体，涵盖一切物自体，这不仅包括历来备受排挤的、来自次等地位的人类，还包括看似荒废、无用的非人存在物。确定陌生者在生态伦理中的地位，可以较为彻底地思考生态世界中的个体处境。

## 项目基金

本文为北京市教委社科一般项目“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动物诗歌研究”（SM202010028002）阶段性成果

## REFERENCES

- [1] Naess, A. (1995) platform principles of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In: Drengson, A., Inoue, Y. (Eds.),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An Introduction Anthology*, edited by. North Atlantic Books, Berkeley. pp. 49-53.
- [2] Clark, T. (2013) The deconstructive turn in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Symploke*, 21: 11-26.
- [3] Morton, T. (2007) *Ecology Without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4] Morton, T. (2010) ecology as text, text as ecology. *Th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32: 1-17.
- [5] Morton, T. (2015) ecology. In: Colebrook, C. (Ed.), *Jacques Derrida: Key Concepts*. Routledge, New York. pp.41-47.
- [6] Xianwu, Wu.(2016) from ego to other ——the central changing of ethics of other. *Lanzhou Journal*, 3: 98-103.
- [7] Levinas, E.(1985) *Ethics and Infinity*.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Pittsburgh.
- [8] Still, J. (2010) *Derrida and Hospitality: Theory and Practic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 [9] Derrida, J.(2008)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10] Haraway, D. (2008) *When Species Mee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 [11] Derrida, J. (2000) *Of Hospital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 [12] Rohman, C. (2016) *Animals*. In: Bru, S., Bruyn, B., Delville, M. (Eds.), *Literature Now: Key Terms and Methods for Literary Histo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2016.
- [13] Morton, T. (2010) *Thinking Ecology: The Mesh, the Strange Stranger, and the Beautiful Soul*. *Collapse*,6: 265-293.
- [14] Morton, T. (2012) practising deconstruction in the age of ecological emergency. In: Garrard, G. (Ed.), *Teaching Ecocriticism and Green Cultural Studies*. Palgrave Macmillan, Hampshire. pp156-166.
- [15] Gilford, T. (1999) *Pastoral*. Routledge, London.
- [16] Morton, T. (2017) *Humankind: Solidarity with Nonhuman*. Verso, New York.
- [17] Morton, T. (2016)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